

五任院长谈广东画院新址落成：

大楼在期盼大师 小我中要有大我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周欣怡

第三任院长 **王玉珏**：不应一味向西方艺术靠拢

当初有建设广东画院新址的设想，目的是为年轻人创造一个优良的创作环境，以利于他们交流，更好地为群众服务。希望新馆启用以后，年轻的画家真正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作激情。期盼他们深入生活，跟上时代，创作出有我们民族精神，让人奋进、鼓舞人心的精品力作，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喜闻乐见。

无论是中国画、油画还是版画，我们画家创作出来的东西要有中国的特色，要有民族的精

神。因为民族精神才是我们自己的艺术，才是永恒的。这些年来，一些年轻画家把国画写真得像照片似的，这些就不是我们中国画的特色。不管是工笔画还是写意画，都是书写画家心中之意气，要与现实物象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们可以向西方学习，但只能是借鉴，是让他们来为我们服务，而不是做他们的俘虏。我非常希望年轻人能够很好地学习中国的绘画历史，了解中西方绘画源流的不同，我们应该保持距离，而不是向他们靠拢。

第四任院长 **刘斯奋**：要在市场和历史之间取舍

广东一直重视文化硬件建设，目前“三馆合一”等大型文化场所都在蓬勃建设当中。本次广东画院新址落成，我们应该为之高兴，而不是攀比。画院新址是一个案例，在它之后，社会主流文化的其他领域一样会受到重视。

大楼之后，更要有大师。而出大师是人才的问题。

我认为，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自己形成的。当然这也离不开客观环境的支持，如何物色人才，给予支持和鼓励都很重要，这需要主观、客观两个方面共同努力。

我担任院长期间，提出了“学术立院”的宗旨，这些年来也一直坚持下来，值得欣慰。何谓学术？画家应在以美术史为纵坐标、以当代艺术发展视野为横坐标的交汇点上向前走，哪怕前行一公分，这才称得上学术。如果陈陈相因，只作过去的人已经创作过的，就无法显示当代的学术追求。

我依然认为，画家要孜孜不倦地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尤其是中国画的画家。中国文化有着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当代画家要在艺术上达到一定的高度，不是容易的事情。因此，画家不能只埋头画画。

年轻的时候，你也许可以依靠自己敏锐的触觉，捕捉到艺术的闪光点，但随着年纪的增长，文化修养会在创作中越来越重要。今天不少画家的画面挺不错，但是画面背后的内涵依然有所欠缺，这涉及创意、审美、眼界，都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

同时，现在摆在艺术界面前的，是对市场和历史的价值选择。这两者虽然不是绝对对立，但作为画家始终会作出取舍。如果单纯地迎合通俗的审美，就可能得不到历史的认可。如果画家追求的占据历史上的位置，并为之付出努力，这种选择更容易成为高峰。



从左到右依次为：林蓝 许钦松 王玉珏 刘斯奋 莫伟浓 摄

第五任院长 **许钦松**：广东应加大力度引进人才

这个项目从立项到建成，经历了十几年，消耗了我很多精力和时间。当时全省七个重点项目，现暂时只有这个项目落地建成。

在此过程中我也会产生各种顾虑，不过还是坚持了下来。我们干事情是为了后来人，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决心，但是“功成必定有我”。最后能够落成，得到了省市各个部门的支持，总共盖了一百六七十个印。想到这里，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

广东画院新址的硬件设施在全国还是比较领先的。当时国家画院杨晓阳院长来交流，就问：你们画

室为什么要100平方米这么大？我说千万不要把它看成办公室，它应是一个生产车间，按照国际上的视觉定律，1米的画必须退后2.5米来看，这是正常的。

画院的目标是培养名家大师，但画家的成长是分阶段的。年轻时，画家通过精品创作冲刺美展奖项、国家重大题材，到一定的年纪后，要有更高的学术要求，不只用办展览的标准去衡量他。

因此，我认为老中青队伍年龄的配置一定要合理。现在画院整体老龄化，年轻人进来很难。目前在选拔、引进人才方面广东还是比较

保守，不如其他地方那么大胆、力度那么大。当时招青年画院画家的时候，承诺过特别优秀者可以选拔进广东画院，但现在还实行不了。

对画家的支持，就是低投入高产出的。我曾以傅抱石先生为例，他一生领到的工资总量，跟他奉献给国家这些艺术的财富相比，只占到几千、上万分之一。这还只是某张画的价值，更别说他整体艺术的审美价值。

所以对于一个画院来说，国家的投入固然是逐年增多，但是从整个文化事业的角度去衡量它，绝对是低投入高产出的。

第七任院长

林蓝：
大画大作是
立身之本

画院有了大楼，更要有大作与大家。我们将紧扣重要时间节点，提早谋篇布局，以国家、省、院藏三级项目培育方式，做好集体大型美术创作、个人专题美术创作项目献礼工程的规划。我们鼓励团队集体合作，着力现实题材精品力作，积极组织建党百年及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与广东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集体创作是广东画院、广东美术界的优良传统。我们看到，由老一辈大家关山月、黎雄才等老先生带队进行的集体创作，关注时代主题，提炼岭南艺术语言特色，产生了如《向海洋宣战》《禾香万顷》等经典之作。

相较美术院校的教学生本职，创作应是画院本质，画院的机制利于专业创作人员更有条件全身心去进行创作。只有产生相当数量的大作后，方才可能积累出大家，大画大作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艺术家要靠作品说话，艺术家要创作属于时代的作品。一方面持之以恒将自己的艺术打磨得更精湛；另一方面要将自身艺术特点、艺术状态贯注入讴歌时代、讴歌祖国、讴歌人民的宏大创作中，使“小我”里有“大我”，使其从内容到形式具有深度、高度，在当代立得住，更经得起时间考验。

我常想起《美术》杂志老主编王仲的一篇文章题目：画家的天职就是画好画。最重要的是我们心底里面留有一块最单纯的地方，给艺术。



广东画院新址局部

本期主题：展望2021

【含英咀华】黄维樑 香港学者、作家

【如是我闻】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拒绝流行】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到年轻人身边去

以前在

每一年这个

时间节点写新年

愿景时，总迷恋那种宏大叙事，

越近中年，越排斥那种实力和才

华撑不起修辞的矫情。记者节

时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叫《中老

年记者如何规划人生下半场》，

哈哈，别迷恋什么“让无力者有力”

之类了，老老实实规划人生下半

场，做点这个时代、这个职业、这

个年龄力所能及、能实现、也该

做的事。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

“新闻学界专业共同体”研究，

新一年我会在沟通新闻学界

业界方面做一些工作。

感觉当下新闻专业有一种

“去新闻化”的倾向，学新闻的很

多不做新闻，做新闻的很少有学

新闻的，教新闻的多缺乏新闻实

践，研究新闻的对新闻无感、不

信仰新闻，长此以往的话，新

闻专业在大学教育体系和学术分

支中就失去存在的正当性。作为

一种实践学问，新闻教育和研

究不能与“新闻媒体”这个职业

实体失去勾连。做了这么多年

新闻实务，同时跨界在大学教授

新闻评论，我觉得有义务在沟通

实践与学术、推进新闻共同体建

设上做一些贡献。

不少记者都对学院教育不以为

然。后来访谈一个新闻学者

时，我把这个老记者的问题抛给

了他，这个学者的回应很有意思，

他说：他说得没错，新闻工作在

技能上没太多可以教的，确实，实

习一个月就可以“上手”。对的，

既然实习一个月就可以学到，我

们为什么非要通过四年去教这些

“迅速可以学到”的东西呢？报社

可以教的，那就让报社去教，新

闻学院要教在报社中学不到的东

西。那个记者说“实习一个月就

可以上手”，不是证明新闻教育

没有用，而恰恰证明了新闻学院

不用花太多时间教那些实践中可

学的，而应该花在给学生打基础

上，为职业工作、为成为一个优

秀的记者作好知识上的充分储备。

是知识，不是技能。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中老年

记者如何规划人生下半场？评

论写作之外，更多投入新闻教

育，到这个时代最优秀的、有新

闻理想的那群年轻人身边去。



曹林

【含英咀华】黄维樑 香港学者、作家

送旧迎

新。旧的一年

要赶快送走，怀

旧？只有不堪回首

的“坏旧”！全球因为新冠肺炎

病亡者已逾170万。在北美洲的

“流奶与蜜之地”，全国流行的是

病毒，每天感染者以若干万计，

病亡者以若干千计；医护过劳，

ICU病房奇缺；家里牛油和面包

没了，百事哀的贫穷夫妻驾着破

车数个小时轮候拿救济食物；黑

白是两个冲突最为厉害的颜色，

街头鲜有宁日；还有啊，最高端